从发生学探析中医“形神一体观”理论源流*

王春艺，李雨桐，杨宇溪，姜春雨，李炜弘✉，夏庭伟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0075

摘要：“形神一体观”是中医对形神关系认识的基本观点。在发生学视角下，其发展演变过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发展为主要影响因素，以哲学文化流变为主线，文字学直观体现和记录了其内涵变化的层次。“形神一体观”在发展过程中由具象到抽象，由散在到体系化，由概念到应用，并充分渗透中医辨证论治，尤其在情志相关疾病诊疗中充分发挥其优势。应当阐释其影响因素和多样化内涵，以促进其多领域发展与国际传播，进而有助于推动医学向“时－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型，促进人类身心平衡与发展。

关键词：“形神一体观”；发生学；身心医学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6.10.335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6)10－2172－05

Theoretical Source and Course of TCM Theory of "Body and Spirit Integr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

WANG Chunyi，LI Yutong，YANG Yuxi，JIANG Chunyu，LI Weihong，XIA Tingwe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75

Abstract：The concept of "body and spirit integration" is a fundamental viewpoi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From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its evolution is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primari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factors，with the flow of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thought as the main thread. The study of characters intuitively reflects and records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its meaning. During its development，the concept of "body and spirit integration" has moved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from scattered ideas to a systematic framework，and from concepts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deeply integrating in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CM，especially showing its strengths in treating emotion－related illnesses. It′s important to explain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iverse connotations to promote its growth across multiple fields and its spread internationally，which can help advance medicine towards a model of "time－space－society－psychology－biomedicine" and support the bal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ody and spirit.

Key words："body and spirit integration"；developmental biology；psychosomatics

“形神一体观”是中医学吸取哲学观点而形成的独特理论，是中医整体观的重要体现。它起源于形神分离的二元论，在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演化与完善、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中不断演进。目前，研究者对于形神一体观的发展脉络认识较为清晰，但对于其演进过程的经济、政治、哲学逻辑和不同时期各有特色的演化动力的文献报道较少。探析中医“形神一体观”理论源流，对医学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应用有重要意义。

1　“形神一体观”的基本内涵

“形”指人之形体，包括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

* **基金项目：**2023 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310633072)

作者简介：王春艺(2001－)，女，满族，河北青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

✉ **通信作者：**李炜弘，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脏腑病机与脏腑辨证规律。E－mail：lwh@cdutcm.edu.cn

肢百骸等有形可见的组织结构；“神”可泛指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也可专指人的精神、意志、思维活动。形与神相互依存、相互统一、不可分割，正所谓“神为形之主，形为神之宅”。形神统一，集中体现了生命特征的整体性，反映了中医形神关系的最高境界[1]。在生理上，神依附于形而产生并发挥作用，形依赖于神以进行正常生命活动。在病理上，外邪伤形、正虚精衰，神气随之衰退；而七情过极、神气亏损，形体亦随之发病。若形神分离，神离形去，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2　发生学方法概述

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发生学方法引入中医学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2000 年后兴起，现今更为普遍[2]。运用发生学方法，能够通过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古籍研究等途径，运用综合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阐释与认识相关的结构生成。吴文军等[3]运用发生学方法，从吴又可历史形象分析、当时疫情发生发展情况、“杂气”的文字学分析等方面探究了吴又可提出“杂气”理论的认知过程与多方面因素。对于“形神一体观”，发生学方法能说明其发展演变的知识层次，阐释其影响因素和多样化内涵，归纳其中体现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3　发生学视阈下“形神一体观”的理论源流

3.1　“形神一体观”发展演变之文字学背景　对于“形”的解释，《说文解字》曰：“象形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形容谓之形。因而形容之亦谓之形。”《康熙字典》引《周易》“在地成形”；引《谷梁传·桓十四年》“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可见，“形”可指客观事物本身，也可指客观事物所表现的外在征象，又可指人类对于客观事物外在征象的描述。对于“神”的理解，《说文解字》曰：“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庖丁解牛》曰：“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康熙字典》引《易·系辞》“阴阳不测谓之神”，引《史记》“民无能名曰神”，引《皇极经世》“天之神栖乎日，人之神栖乎目”。归结起来，“神”原指超自然之神灵，或变幻莫测、难以描述的自然现象，后亦可指人之精神。文字学展现了“形”“神”从自然界或人体具象转化为抽象意义的字义转变过程，提示我们应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认识与研究“形神一体观”的内涵与源流。

3.2　“形神一体观”发展演变之经济学背景　“形神一体观”之发展演变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紧密结合。生产力低下时期，劳动与生产是从猿到人过程中的重要转变[4]，人们在狩猎采集与用火的过程中，通过观察自身形体，创造了甲骨文中的“首”“口”“齿”等象形文字；还试图治疗形体损伤，对药物价值和不良反应有了初步认识，为形神观的产生与发展打下基础。同时，共同劳动与共同享有劳动所得的模式促使“以民为本”思想产生，其保障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观念[5]，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以“形”“神”为代表的人体健康的关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土地使用权逐渐私有化，进而推动了经济形式的改变，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产生[6]，其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既为“形神一体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出现，阻碍“形神一体观”的发展。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清末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小农经济逐渐解体，亦促进了“形神一体观”内涵的扩展与演变。

3.3　“形神一体观”发展演变之政治学背景

3.3.1　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形神一体观”　原始社会人类对于无法理解的现象乃至世界本源提出“神”的观念加以解释与崇拜，“神”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被人们认识。在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神权结合，统治阶级宣称自己能够通过占星术、卜筮术等实现与“神”之间的沟通，进而巩固统治。如甲骨卜辞中的四方风与四方神崇拜，体现了“神”与四时物候的联系[7]。此时“神”作为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概念，与“形”二元独立。在这种观念下，这一时代的医学实践“巫医不分”，既有“万物有灵”观念下注重精神心理疗法的萨满信仰，也出现了酒、针、石、药等治疗形体的方法。

西周至春秋战国，政治观念上由崇尚神性的“天”向崇尚理性的“道”转变，社会观念上也出现了从重神到重人的转变[8]。这促进了诸子百家对人的深入认识，推动了“形神说”等哲学观念的提出。如《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提出“七情”是人之本能，而“圣人”要用“礼”对之进行约束，以使国家安定。《左传》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但其仍持形神分离的观点，认为魂魄能够脱离原有肉体，依附于他人。

3.3.2　封建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形神一体观”　秦终结春秋战国群雄混战的局面，奠定了中

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基本范式，此后封建君主专制在演进与衰落过程中深刻影响了社会形态与哲学文化思潮，进而作用于“形神一体观”的发展演变过程。汉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催生了“新儒学”，东汉末期以至魏晋南北朝，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削弱，世家大族在获得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形成丰富的文化思潮，均是政治因素影响下“形神一体观”发展的文化动因。宋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同时随着科举制不断完善和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在北宋中期形成了具有明确自主群体意识的新的士大夫阶层[9]，他们抱持修养身心、广济天下的普遍人生理想，汲取佛、道思想精华，构建了格物致知、内修自省的“身心之学”——宋明理学及其分支心学，丰富了描述形神及其关系的概念和方法，亦属于政治策略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动因。

3.3.3　封建制度僵化及瓦解前的“形神一体观”　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同时趋于僵化，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其进行反思，提出“经世致用”等观点，对实用性经验与医案的总结产生影响。还有部分文人学者因之从臧否时事转向无政治倾向的学术研究，如应用较为实事求是的假设、求证、归纳、比较方法的朴学运动等[10]，间接推动了古代医籍的校注和考据。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载情志相关病案，以情志之变为主，并明确指出情志之变会导致躯体病变[11]。通过对“心主神志”等五神脏理论的研究和发挥，他提出郁证“其原总由于心”的观点[12]，阐释了“郁损心阳”“心脾气结”等形神互损病机。薛生白《扫叶庄医案》不仅将“郁”单独列篇，还在诊疗过程中关注情志致病的情况，如“情怀忧虑”导致虚劳，“劳怒动阳”引发胃痛，“思虑忧愁”导致妇科杂病等。同时代的《龙砂八家医案》，稍晚的《诊余举隅录》《柳选四家医案》《得心集医案》等著作也充分认识了形伤损神与神伤损形的关系，在多种疾病的辨治中加以论述。

3.4　“形神一体观”发展演变之哲学文化背景

3.4.1　文化萌芽与原始文化转型中的“形神一体观”　原始社会以至奴隶社会，自然观、价值观、宇宙观的初步形成为“形神一体”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春秋战国时期，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哲学家回应时代诉求，在哲学上率先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突破[13]。形神关系得到更加理性的思考与阐述。在气一元论、天人合一学说、运气学说等诸多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学说影响下，哲学上的“形神说”出现。如墨子在原始“鬼魂论”基础上最先提出“形神说”，指出形神不可分割[14]；荀子提出著名的“形具而神生”观点，开唯物角度认识形神问题之先河；管子倡导“形然后思，思然后知”等。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与指导下，《黄帝内经》提出百病“皆生于气”，非因鬼神而致，而“形”是气化功能的承担者[15]，并继承诸子哲学中的“神－心－形”形神体系[16]，发扬道家“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观点，提倡“形与神俱”。《黄帝内经》还将神分为自然之神、人身之神、心理之神，以说明人体的形神状态，形成了由神统领、具有客观物质基础的“精－神－形－华”一体的中医学神识系统[17]。其中，“五神脏”观念、“形志苦乐”观点、“五郁”“九气”等学说对临床辨证论治影响深远。

3.4.2　大一统文化政策中的“形神一体观”　秦代大一统文化政策促进了社会思想的整合，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新儒学”逐渐占据思想主流[18]。它广泛吸纳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学说，构建了更人格化的“天”形象，认为“阴阳之气”可以使天人相互感应，又能化生人之情性，有助于形神一体的认识。此时的主流医学思想扁仓医学以“通天”为主要特征[19]，体现了形神一体的诊疗观，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因悲忧所导致的“气鬲病”，因“盛怒而以接内”而成的“跗病”。《天回医简》中有“五死”的记载，其中“志死”“神死”或与形神一体的认识相关。中医对情志相关疾病的认识与治疗能力显著提高。

3.4.3　文化交融和思潮碰撞下的“形神一体观”　东汉末期以降，佛学、神仙术、玄学等思潮流行，“清谈”“玄言”备受推崇，性灵的解放中亦存在对于现实世界的迷茫。庄子的重神轻形说、佛教“神不灭论”等思想深刻影响社会心理。唯物主义者反思重神轻形的思想，如桓谭《新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王充《论衡》“精神本以血气为主”，均立场鲜明地批判社会思想中大谈鬼神、形神分离的糟粕。在南北朝出现的“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论战中，范缜撰写《神灭论》，将唯物主义者应对“神不灭论”的武器“精气说”加以发展和改造，其“形质神用”的观点拓展了唯物主义“神”的内涵[20]，推动形神一元论在魏晋南北朝后期的确立[21]。在此基础上唐初孔颖达进一步明辨“形”与“神”的分界，并在思想界确立了先有形后有神的观点[22]。在哲学论争和社会环境影响下，这一时期成书的典籍《神农本草经》纳入了 100 余味治疗精神情志相关疾病的药物[23]。《伤寒杂病论》记述了“梅核气”“百合病”“脏躁”等的表现及治疗。陶弘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记载大小补心汤、大小补肝汤等以治疗五脏气虚所致

“恐惧不安”“心中虚烦，懊怔不安”等神志症状。唐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内虚”“五脏气不足”“体虚受风”等形体受病可导致“悲伤喜忘”“不欲行动”“恐如人捕之”等情志异常。孙思邈亦在《黄帝内经》五神脏的基础上将郁证等情志异常变化归于五脏“形”之不足。这些观点的总结与治疗方法的更新为临床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动力。

3.4.4　宋明理学思想中的“形神一体观”　宋代士人尚医风气浓厚，形成“儒医”群体，影响深远。理学及其分支心学作为这一时期形成的重要哲学思想，在长期论争与合流中影响“形神一体观”的发展。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其构建的太极观、理气观、整体观、阴阳五行观等丰富了中医认识形神的角度与方法。南宋陈言吸收“五志”“九气”理论，引入儒学、佛家“七情”二字[24]，详细论述了七情的属性特点和证候脉象等临床特征，创立七情理论。随后的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论述形神交相致病的情况：火邪伤及形体经络可致躁扰、狂越等情志失常；而“上善若水，下愚如火”，五志化火可以反映情志过极导致的形体病变[25]。张从正发扬《黄帝内经》五行相胜、五志相胜理论，善用情志相胜法、音乐心理疗法等，形神同调[26]。李东垣认为“心火者，阴火也”，可因情志不调产生，亦可由肾阴亏虚、水不济火而来，并导致情志障碍[27]。朱丹溪由太极理论引出“相火学说”，认为相火“恒于动”，且相火妄动是情志致病的重要因素[28]，为“阳虚致郁”观念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朱丹溪还基于病机观提出了“气、血、痰、火、湿、食”六郁观点，创制越鞠丸等经典名方。

心学突出“心”的本体作用，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形神观上强调“神”在“形神一体”中的核心作用。明代虞抟《医学正传》首次独立提出“郁证”，反映对形神关系及情志疾病重视程度的提高[29]。张景岳在心学本体论基础上指出一切精神活动皆“元神所化而统乎一心”[30]，并具体论述了“得神”与“失神”之表现。《景岳全书》指出怔忡惊恐之病因，“有因病而惊者，有因惊而病者”，并提出补益心脾、大补元气，兼以情志上“洗心涤虑”的治疗办法。《景岳全书》在归纳《黄帝内经》情志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五气之郁”是“因病致郁”，“情志之郁”则“总源于心”，属“因郁致病”范畴，并创新性地指出“情志三郁”即怒郁、思郁、忧郁的治法。

3.4.5　中西思想交流中的“形神一体观”　明清时期传教士来华、西学东渐等引发中西思想碰撞，促进了对形神认识的更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实际上与“五脏藏神说”和“主心说”有所分殊[31]。清末以至近代，自然科学观念与唯物辩证法促进医家对形神认识的拓展。清末王清任通过解剖初步认识到“灵性在脑不在心”。张锡纯在此基础上引入西医脑神经等解剖概念，认为心与脑共主神明，拓展了中医形神一体的范围[32]。

4　当代“形神一体观”的多领域发展及启示

当代医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形神一体观”。在充分认识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础上，对“形神一体观”的历史发展和具体应用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以之指导诊疗实践，对多种疾病的辨证论治、治未病、中医四诊和循证辨证模式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难治疾病、高发疾病的诊疗中，运用“形神一体观”能够整体兼顾、身心同调，有效减轻患者痛苦。如以“形神一体观”探讨七情伏邪视角下乳腺癌病机及形神辨治，以形神同调针法治疗肠易激综合征合并情志病，基于“形神一体观”或以形调神论治抑郁症等[33-35]。

“形神一体观”逐渐融入身心医学、中医心理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临终关怀学等特色学科，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指导。当代研究者还从现象学、概念隐喻理论等新角度探究“形神一体观”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而挖掘其中体现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具有医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国外的研究者也初步认识了“形神一体观”的内涵及其意义，由此衍生的身心灵全人健康模式（Mind - Body - Spirit）被广泛应用到护理、运动疗法、人文关怀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形神一体观”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关注人性、身心兼修的智慧，促使人们回归生命本质，正心诚意、内修自省。这对于个体的自我调适与未来发展，甚至对人类群体的自我认知和思维进步有积极意义。这些探索说明，古老的“形神一体观”仍有新的活力与价值，仍值得进一步弘扬与发展。

5　结语

在发生学视角下，梳理“形神一体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形神一体观”受到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程度的深刻影响，随主流哲学观点的流变呈现不同的时代特色，与文化演进和文字学变迁关系密切。其发展呈现由散在论述到理论体系，由形神二元到形神一体，由医哲不分到医哲分离，由局限论述到广泛应用的特点。目前，研究者探究并系统归纳了“形神一体观”的发展脉络，并从中医原创思

维模式、现象学、身心医学等新角度探究“形神一体观”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应用，取得一定成果。但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形神一体观”演变的外部环境、内在逻辑、发展动力的研究数量仍较少，对“形神一体观”的哲学内涵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与发展。鉴往知来，鉴古知今，应进一步挖掘、弘扬、发展“形神一体观”，使之在医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焕发光彩。

参考文献：

[1]王昊，杜渐，张振华，等. “形神合一”中医学的生命整体观[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3)：239－240，242.
[2]吴朦，李菲，呼思乐，等. 2020—2021 年中医理论方法论研究进展[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28(10)：1549－1552，1721.
[3]吴文军，汪义明，熊滨雁，等. 吴又可杂气理论发生学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7)：3436－3438.
[4]赵珺宇. 原始社会发展动力新解：以“人自身的生产”的多重意蕴为视角[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20(2)：187－202.
[5]吕怡维. 先秦时期“以民为本”思想的源起和嬗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9)：115－121.
[6]徐铭. 两周时期农业家庭的演化和发展[D]. 锦州：渤海大学，2012.
[7]刘晓晗. 甲骨四方风研究的新进展与反思[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4)：24－39.
[8]苏增志. 春秋时期政治观念的变化与天子观的演变[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23.
[9]李楚洋. 道德自律与诗意生存：宋代雅集图背后的文人群体人格分析[J]. 艺术百家，2022，38(4)：136－143.
[10]王豪.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清代学术：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J]. 前沿，2024，(2)：109－118.
[11]张仕杰，高雅婷，仇凤梅，等.《临证指南医案·郁》辨治心得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7)：3320－3322.
[12]陈芊宇，战丽彬.《临证指南医案》辨治情志致病的特色[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0(11)：1346－1349.
[13]程志华.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J]. 社会科学战线，2022(4)：24－33.
[14]张亚军，李友林，胡立胜，等. 形神及形神一体观的源流考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08，23(10)：876－878.
[15]韩诚，张俊龙，郭蕾，等. 气一元论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J]. 中医杂志，2017，58(20)：1711－1715.
[16]徐平，王琦. 形神理论体系核心架构演变过程探究[J]. 河南中医，2017，37(11)：1874－1877.
[17]周荣易，马丙祥，任献青，等.《黄帝内经》中医之“神”视角下的中医生命观[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9)：5260－5264.
[18]王巍.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J]. 求是学刊，2023，50(6)：21－27.
[19]杨恺，柳长华. 秦汉时期扁仓医学传承脉络及学术思想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9)：4908－4913.
[20]印浩然. 先秦至魏晋时代“神”范畴考：重读范缜《神灭论》[J]. 科学与无神论，2022(4)：61－66.
[21]王浩，刘颖. 从“心主神明”浅析形神一体论的形成过程[J]. 医学与哲学，2019，40(19)：20－21.
[22]徐平. 中医形神观的历史演变[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23]周鹏，谢伟. “形神一体”观下的《神农本草经》调神药物分析[J]. 环球中医药，2019，12(6)：950－952.
[24]庞铁良. 论陈无择七情理论的由来[J]. 中医学报，2015，30(12)：1761－1763.
[25]李远，安青云，张爱素，等. 刘完素儒道援医阐释火热论之路径初探[J]. 医学研究与教育，2024，41(2)：48－55.
[26]汪琳，丁子惠，李萍. 张从正疑难杂症论治特色[J]. 吉林中医药，2020，40(11)：1439－1441.
[27]马丹，宋恩峰. 从“内风”论治莫旺综合征的经验探析[J]. 医药导报，2024，43(9)：1381－1386.
[28]岳广欣，黄启福，陈家旭，等. 相火在抑郁症发病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J]. 中医研究，2007，20(2)：1－4.
[29]黄雪莲，朱爱松，于一鸿，等. 郁证源流考略[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0)：5699－5703.
[30]吴佳颖，梁尚华. 张景岳医学思想与阳明心学关系之浅探[J]. 医学与哲学，2022，43(12)：27－30.
[31]刘义，高静芳，冯慧，等. 中医古代主心说的发展与思考[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11)：3388－3390.
[32]陈吉全. 运用张锡纯脑神学说治疗老年性痴呆经验[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11)：1605－1607.
[33]张一鸣，蒋树龙. 探讨七情伏邪视角下乳腺癌病机及形神辨治[J]. 辽宁中医杂志，2023，50(8)：58－61.
[34]朱迪，李记泉，马铁明. “形神共调”针法治疗肠易激综合征合并情志病理论探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25(1)：82－85.
[35]刘畅，徐向青. 从形神一体观论治抑郁障碍[J]. 中医药导报，2022，28(2)：207－213.

收稿日期：2026－05－16
编辑：秦小川